天府廣記

太常寺

太常寺在皇城西後府之南東向中爲崇正堂萬曆中董其昌爲寺卿改寅清堂書用李江夏法甚工後堂左右爲宣舍堂後爲香帛庫庫北爲浴堂南爲柴庫右爲祭器庫初爲太常司正三品吳元年令凡朝會贈謚册封冠婚喪祭講究儀式計量物料移文各衙門施行禮樂祭祀宴賞犒賚賓客工匠悉隸焉洪武元年定太常官制掌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神祇之祭以相大儀以格神明以致天地之和餘分隸各衙門設卿少卿司丞博士典簿協律郎贊禮郎司樂太祝等官及祠祭署令署丞三年

置神牲所設廩犧令大使副使等官四年神牲所革七年設典
樂二十四年改署丞爲祝丞三十年改司爲寺司丞爲寺丞三
十五年革大祝

太常職掌凡天地神祇人鬼歲祭有常先歲孟冬進明年祭
日上御奉天殿受之頒諸司凡上祭贊相禮儀大臣攝事亦
如之若祭先期請省牲大祀上先省大臣總省之進胙銅人
上致奏齋戒示諸司凡薦新品物移光祿寺凡國有冊封冠
婚營繕出師歲時旱澇大災難請郊廟社稷凡新王之國若
朝還謁辭於寢廟凡祭滌器拂理香燭玉帛整拂神幄必恭
潔凡玉三等曰蒼玉曰黃琮曰玉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

曰展親曰禮神曰報功凡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
凡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凡舞二曰文舞曰
武舞凡樂器不徙凡陵園之祭無樂凡祭掌燎看燎讀祝奏
禮對引司香進俎舉麾陳設收支道引設位典儀通贊奉帛
執爵司尊司盥洗卿貳屬各供其事凡宴會率其屬奏樂典
簿典勾校金穀察視禮數省署文移博士講習禮文請上填
名祝版大禮導贊其儀神樂觀提點知樂領樂生舞生而時
教肄之進退其考贊禮郎設君臣之位以奉祭祀之禮拜跪
之節皆贊導焉而承傳之協律郎司樂考協雅樂凡舞人韻
聲人籍數其名數而審聲之凡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辨失節

者皆禁糾之凡上至祀所夜警晨嚴凡祭先期演樂太和殿凡大祀樂生七十二人舞生一百三十二人凡壇署典守壇場殿宇廚庫林木時洒掃之以供其祀事陵署亦如之犧牲所凡三祀牲牢咸有數養而滌之耤田收穀劑於神倉供五齋三酒之用犧藁飼牲

洪武二十五年六月以皇太子薨欲停時享命禮部侍郎張智等考求前代典禮智等奏宋會要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真宗居喪易月服除明年遂享太廟今祀天地於圜丘郊用樂餘皆備而不作今宜如宋制從之是年八月上召太常寺卿許昇問祭祀禮儀昇不能對與簿劉仲實

從傍代奏甚詳上曰國莫重於祭祀職太常者皆惰如此何以祀神送降昇爲刑部主事而以仲寶代之

太常博士漢人極重此官國有大政下丞相九卿會議必及博士即如襲昌邑王奏中公卿將相列名上請必曰臣敞等謹與博士議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之言不行其重之如此太常贊禮郎即宋之太祝也宋季重其言以宰相任子爲之明初亦以屬文學之士乙科初選每得之後乃以黃冠充焉失矣

宋濂曰凡守令滿　載者召京師詔銓曹考按治行其昭著

者皆復舊職今儀書燕饗之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公從卿

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為能動民方可以對越神明

也

四譯館

四譯館在東華門外南向設太常寺少卿提督之隸於翰林院所隸凡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番字以通事為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翰林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中榜後改庶吉士仍習譯

天順中華令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

謇齋瑣綴錄云永樂間嘗選舉人監生習四夷譯書聞其妨曠本業乃命會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送出翰林定去

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然既登第仍官館中習譯書如許道中是也至景泰初吳瑄以民人充譯字始授此例中鄉試及登第又以與修寰宇通志成從衆庶吉士出授御史成化間俞瓚又因此例授主事於户部蓋資稍可進輙習舉業而譯書不復精徒藉為科第之捷徑故爭趨者衆天順八年彭可齋始建白如制去取於内不復送出院

天順中禮部左侍郎鄒幹奏永樂間翰林院譯寫番字俱於國子監選取監生習用近年以来官員軍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師私自習學濫求進用況番字文書多關邊務教習既濫不免透漏夷情乞勅翰林院今後各館有缺仍照永樂

間例選取初年俊秀監生送館習學其教師不許擅留各家
子弟私習及徇私保舉
洪武中以元人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
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復
取元秘史參政以切其字諧其聲音名華夷譯語詔刊行之
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大學士高拱議補譯字生疏看得譯字生自嘉靖十六年考
收之後迄今將三十年中多事故更迭所存僅餘一二世業
無傳番譯其廢本當選收以備作養今該內閣題乞照例選
取併勅本部詳議妥應議處臣等謹擬條件開具上請

一選世業查得正德三年選取譯字生一百七名嘉靖十六年選取譯字生一百二十名皆不問世家不論本業止泛齊漢文數字待收館之後方習番字考非所用用非所考譬之責工於商雖使成熟今該內閣具奏專取各館世業子弟稟年歲相應者考選送院作養其議甚當相應申諭合候命下本部行移翰林院轉行四夷館即將各官名下世業子弟資稟清秀者開送本部考以番文收館習學伏乞聖裁

一定年限議得世業子弟雖即試以番文然未經作養難便責其全曉但取其稍通門路易於習學而已若不限年則有年既長而止通數字者收之豈能若皆限年則有年雖長而

業已成埶者棄之豈不可惜合令各生先自報已通未通二項其未通者限年二十五歲以下審驗得實方准收考以分數多者取中其已通者不限年收考必全曉而後取仍于本巻首行明書已通未通以便分別庶年富者可望其進而業成者可得其用伏乞聖裁

一嚴保勘照得世業子弟必用本館教師保送照有等夤緣之徒冒認宗族假托姓名買囑教師朦朧保送深為可惡今該內閣奏令各館教師結送世業子弟赴考如朦朧冒選者日後事發即行黜退并將原保教師参問相應依擬申請合候命下行令各館教師各將本館見任各官及冒任而物故

退閒者的親世業子弟取具重甘執結親赴本部投遞間有
本館教師故絶而子弟獨存者許隣館保之臣等嚴加審覈
果無詐冒方准收考仍於考試之日許各生面許如有前弊
即將本生并保送者一併送問脫或一時倖免日後被人告
發或查訪得出不論入館年月久近仍行問革為民原保教
師一體連坐伏乞聖裁
一絶干請查得先年考選不公大抵物議皆因富商豪族視
待錢神或鑽刺部官自通貨賄或賈囑教要特為請求以致
有嫌可避遂之不敢舉行然國法有在若果以公奉法何有
於嫌合候命下臣等先行禁飭敢有鑽求竄伺及特為干請

係官員者容臣等指名參奏治以重罪不係官員者咨行本
部門首枷號一箇月滿日送法司問罪伏乞聖裁
一嚴考試查得先年試法甚疎致通關節且止考以七言絕
句詩一首既係成語則或有預擬而暗合者合於考試之日
嚴加搜檢封鎖防範前後不得相通其試字不用舊句臨時
雜出漢文三十字令譯番文仍設彌封官一員卷完先行彌
封然後送看須行各官教師先將番文底本送部以憑驗對
其考試之日俱於部中別所封鎖待取定進呈之時放出令
其參驗庶免差訛伏乞聖裁
一分館業查得九館所習番文各異而註以漢字亦宜相考

無若一體考譯則無有其字者將何以應合于考試之日公同於九館番文底本內揭出一段令其譯寫又各館事務繁簡不同亦難一概均取合于事繁者多取數名事簡者少取數名如有一館無人習學者則於別館當取有餘之數補之令入館之後改習其業仍于考卷首行明寫某館譯字以便稽查伏乞聖裁

一慎考校查得舊例考選入館之後提督官四季考試欠精者責打二十習學三年會同六部都察院堂上官翰林院掌印官於午門內會考每處御史二員監試其中試者月給米一石又至三年會考中優等者與冠帶仍月給米一石又至

三年會考中優等者授以序班職事其初試不中者有再試三試之例及查嘉靖元等年屢經本部題准各館官生中有怠惰不學屢考無成者若容再試終於無用今後習學三年不中者經斥為民六年冠帶不中者給與冠帶榮身九年授職不中者即以應得原職俱各回籍閑住今該狀考相應通查議請合候命下除將前項考選送館之後仍行提督官照例季考懲戒其有怠惰愚昧終難策勵者不拘歲時徑請罷革至於三六九年會考照例食糧冠帶授職其三年考不中者黜退為民其食糧三年考不中者亦行黜退其冠帶三年不中者令冠帶閑住毋或姑息坐糜廩祿伏乞聖裁

一定收補查得收補譯字生自正德三年一行嘉靖十六年一行以至於今曠日久遠人心絕望所以不習其業應考者鮮而他人反得營求令選取收之後三年會考例有黜陟人漸減少而各館世業子弟藝隨齒長又自有俊秀者出似當量為收補以便習學合無今後每六年一次收考每考止取二三十人則進身有期人既肯習其業取人不泛業自可精其能況數當方滿一百二十人之數得諸積累似與一日濫收者尤為有間伏乞聖裁

一禁差遣查得譯字官生一得進身即便營求差遣曠廢本業每有外夷朝貢之文及朝廷勅諭宣示諸番者令一辭譯

則縢目支吾莫可指手不免為遠人所笑今後各館官生俱
要安心習業較閱課倣毋得鈔剿謀至以取罪戾伏乞聖裁
一查實歷查得在館、各生有怠惰托避者率多告病給假及
會考之期輙行告請甚非事體今後合無臨及三年會考須
要查實在館日期有無虛曠若無故曠三箇月之上已食糧
者住支未食糧者令補足日期方許送考其丁憂起服事出
不幸者情若不同故往時亦嘗奏擬乞要答在廷試歲貢中
同考皆已准行然據考課責實之意似亦未當今後俱合扣
筭三十六箇月為滿如未滿數者通不准考伏乞聖裁
一補教師查得提督四夷館少卿丘岳呈稱緬甸館師生俱

已故絶誠為缺典蓋先年缺人俱令各邊鎮巡官保舉起送
充用又查得當時緬甸教師不識中國文字使人口傳漢字
題目令其寫作番字先因本館教師不曾備有本國字樣本
館人員止將百夷字樣習學故考時欲要依本對看而無本
可對以致難定等第封卷進呈今據教師既缺相應取補合
候命下本部行令該鎮巡等官多方覓求通曉番漢字樣者
充緬甸教師并求本國字跡或就責令教師尋獲湊譯成書
以便教授庶各館皆有全書不致如往來含糊考校漫無憑
據伏乞聖裁

天府廣紀卷之二十八

太僕寺

太僕寺在皇城西乃元兵部舊署初設群牧所牧養馬匹洪武六年始置太僕寺從三品在滁州設卿少卿寺丞典簿等官職專馬政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改稱太僕洪熙元年復稱北京行太僕寺正統六年定今名以原制在滁州者為南京太僕寺太僕古官掌牧馬之政令以聽於兵部少卿則分督京營馬若畿馬丞分理京衛若畿甸及山東河南六郡孳收寄牧馬三年而更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

三歲借御史一人往印烙而差擇之選其良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國災役出以佐市馬凡租金恩蠲或災蠲不得兼即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蠲軍賦而寺主簿勾省文移常盈庫征馬金貯焉凡馬政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籍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受馬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牡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寄牧於畿府而府州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額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

鄉偕御史二人即將選其良汰其羸劣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灾殺出之佐牧人市馬

舊設寺丞十二員分轄各路孳生馬匹官給善馬爲種牽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爲一群群設群頭群副掌之牝馬歲課馬一駒牧飼不如法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春夏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即驗用種字隷用江字馬毛稀毯而齒少者老馬所育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小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齒愈大驗其病否取毛附掌中相粘者無病粘少者有病

景泰五年太僕寺言永樂間本寺牧馬地方止在直隷保定

等八府并附近衛所所順聖川然永樂二十二年一馬年數
共八十九萬一千二百八十匹彼時猶有空閑人丁以待領
養馬匹今又增山東濟南等三府河南開封等三府而孳牧
馬匹反不如往來之半然衛州縣往往推稱無丁領養並軍
民畏懼領馬官又止憑開報照數配搭以致遞年倒剝數多
馬匹虧損擬令本寺分管寺丞親詣所轄地方從公挨勘逐
一點視務俾養牧均平配搭成群則馬政番息兵部所言詔
從之
隆慶二年五月提督四裔館太常寺少卿武金上言種馬之
設專為孳生備用今給用馬既以別買則種可遂省且種馬

有編審之害有雜役之害有賠點之害有歲例之害有支應之害有輸養之害有賠償之害乞命兵部驗記每年應解之馬若干俱照原數買馬按季查解如備用馬以足二萬則令每馬折價三十兩輸太僕寺還各邊缺馬分發估買一馬折價可買戰馬二疋且令各府州縣取種馬盡賣以輸兵部如一馬定價十兩則直隷河南山東十三府可得銀一百二十兩其草料令各府州縣每馬折銀二兩計又得銀二十四萬邊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勞費之害足國裕民無踰於此允行至萬暦九年因御史於有年之言兵部議准將存留種馬盡行變賣上等馬價無過八兩下等五兩每馬歲徵草料銀一

而故太僕寺積銀千萬惜當時徂於承平不復監收之制而

馬政大壞

崇禎二年太僕卿涂國鼎馬價出入數目疏查職寺所隸北

直隸各府州縣歲額解銀一十四萬七百一十二兩南直隸

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一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兩三錢

五分河南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七千八百之十四兩山東

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九萬一千四百一十六兩通計省直

歲額解銀共四十二萬九千五百三十七兩三錢七分此歲

寺之入數也乃若職寺所給發京邊各項年例在邊鎮撫賞

銀二十二萬六百三十七兩五錢零薊鎮撫賞以二萬五十

二百兩在密雲鎮賞銀一萬兩在大同鎮馬價銀三萬兩在宣鎮馬價銀五萬二千二百九十二兩四錢三分六厘在延鎮馬價銀一萬八千三百六十四兩在寧鎮馬價銀二萬二千四百兩在薊昌二鎮馬價銀二萬六千二百四十二兩八錢七分七厘五毫在欒陽兵餉銀三千六百兩在壩上茶司馬等神銀二十八兩在京營軍伴操賞修理方实金鼓旗幟等項銀四萬一千四百兩六錢五分通計職寺給發京邊年例共銀四十五萬二百一十兩四錢六分　厘五毫此職寺之出數也職寺出入之數如此即令外解全完所入已不足以供所出矣況逋欠寔多計四十二萬之數亦不足其舊

歲復派皇賞銀三十六萬兩乃在京邊年例之外徵寺於是搜括如洗來手無所措矣近且以俵馬改折請當此秋運之期民間俵馬有到京者有在途者紛紛駁回改折坐參驗擾將有不勝其勞費者況祖制設立馬政專給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祇為根本重地有備乃無患耳原非謂邊鎮即後來折色亦謂無事則易馬輸銀有事則出銀市馬仍是備禦京師之意乃今折色銀數盡給發各鎮矣如并其俵馬盡行改折萬一変生不測如嘉靖庚戌故事欲買馬則無價且無及計將安出言之可為寒心職等惟知為祖宗固守職掌々不敢徇邊鎮以悞朝廷也

南太僕寺

唐時升南太僕志序云謹按洪武四年初置群牧監至六年改置太僕寺當是時四方僭亂未平王師所至如太陽出而雲霧消散元之後裔猶在沙漠之南王保保強力慓悍終不免俛首帖耳就我覊絡及大將北伐步兵未至竟以驍騎襲其營遂令狼狽跣足而走蓋皆用江淮間馬也孰謂天下善馬必出高寒之地哉後數十年間天下大定謂宜卻走馬以糞而詔旨諄諄丁寧戒飭不獨留意于中國之畜牧而又取之四裔如西戎之茶馬朝鮮之馬鞑靼之馬既又刻閩中諸將吏各以其餘馬送京師分給沿邊騎士豈非以戎馬關之

大事天下雖安不可一日忘哉至永樂初上問尚書劉儁以天下馬數止十萬三千七百有奇當宁太息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而牧者乏人請令民十五丁養一馬馬死孳生不及數者責之償遂世為北方患自是以來朝廷之上更制易令部寺之間焦心勞思議論朋興互得互失顧官無養馬之用而民有養馬之害于是慶曆中盡斥賣種馬收買備用其時馬戶皆曠然如更生而僕寺亦如釋重負所從事者惟督府縣馬價而已夫百金之家畜犬犬以防姦置騫驢以致遠今南方數千里內卒有金革之事如近日愚民弄兵潢池倘游魂三輔則欲具銜勒鞍轡而不可得何以成軍容而威不

執哉蓋寄養之行本一時嘗試之策非明習國事者深慮熟計而為之故審編之害交兌之害胥吏之要索里甲之侵漁勢所必至而當時不計也

洪武六年三月改群牧監為太僕寺始定養馬之法命應天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等州民養馬江北以便水草一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善馬為種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百匹為一群群設群頭群副掌之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春時放牧秋冬而入寺官以時巡行群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任考其生息多寡以為殿最焉至二

十七年太僕寺報本年孳生馬駒之數計九千四百四匹周弘祖曰國朝領養種馬南北直隸河南山東之民兩太僕寺總其事而御史稽察印烙之北數也萬南數三萬每歲五馬共俵解馬一匹赴京上納給各軍喂養後又寄順天所屬州縣謂之寄養馬匹成化二年南直隸地方奏稱地不產馬暫收折色或三十兩或二十四兩自是比照日漸加增解銀諸北太僕寺發各邊買馬及各邊借支別用隆慶中李興化春芳在内閣憫桑梓領養種馬之累因奏還行革去一半而舊制蕩然矣

統論苑馬茶馬

太僕歸有光苑馬志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群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群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群各七香泉群八天長群四十二三年定為十四牧監九十八群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　寺是年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邊草場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鴈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

罕腦兒又東至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又東至山
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其荒閑平地及山
場腹内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
王不得占為已場而妨軍民腹内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
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胡或有占為已草場山場者謫之上
又以朵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
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
日賤命秦蜀工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抵朵甘烏
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
稽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

也始於唐而盛於宋至宋而其利溥矣前代非以此專利盖
制邊境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榷茶本資易
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
少豈以制邊哉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諸番
令其酋領受牌為符以絕奸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廵
禁私茶出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燕
王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云自
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
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
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於

野戰我馬敵如是謀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進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已疑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歷代守邊之要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留意西番茶馬定金牌之制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又論馬政曰竊惟古之馬惟養於官而洪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

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加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所辭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用兵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制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即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

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而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其寔效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為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弊必至於不可復為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考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

倘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粮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寔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勝其舊而徒以法之弊而亟变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籽粒又有加增籽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户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籽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

法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患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與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責種馬而徵其草料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奸偽而為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工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孳字[illegible]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夫官民一於為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責馬之半為未盡因欲盡養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謂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莫

之所産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産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兩邊之馬可得以爲戰内用乎古語曰変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籽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黙可懲也而營馬官群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役之令使民得寛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関互市並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楽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産至矣苑草地而判收之息繁矣鄭端户

恣易牧而爲保橋姚之富遜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監郡皆今之畿輔地也如復盡核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群不墾者皆立埒堆以爲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家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苑馬寺

永樂四年置苑馬寺於陝西甘肅遼東正卿一人少卿二人寺丞無定員其屬主簿監牧監正監副録事圉長各一人

弘治十七年正月督理陝西馬政都御史楊一清題言臣親詣兩監六苑查得牧馬草場原額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七頃六十畝見在各苑止存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八頃八十畝其餘俱被人侵占原額養馬恩隊軍人一千二百二十名見在牧馬止有七百四十五名牧軍包攬代役及私回原衛住坐點視現在牧養兒騍馬並孳生馬駒止有二千二百八十匹馬政之廢至此極矣查得永樂四年兵部鈔奉欽依開

設甘肅陝西苑馬寺衙門每寺管六監每監管四苑各有分撥草場水泉地方坐落四至上苑牧馬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僉撥恩隊軍人牧養恩軍將各處有罪人犯發充隊軍於各衛丁多軍人內選撥每軍一名養馬十匹仍月支口糧六斗俱係舊例其後陝西苑馬寺不知何年將原設監苑裁省止存長樂臨武二監管轄開城廣寧安定清平萬安五苑洪又革去甘肅苑馬寺衙門將原發恩軍還發黑水苑於平凉府開城縣地方亦附長樂監管轄前項裁革監苑其地散在臨洮鞏昌延安慶陽四府之間各入軍民版籍固未能盡復其舊即今見在監苑觀之土地廣衍水草便利使

與牧得人畜養有法豈有馬不蕃息之理臣親閱安定萬安諸苑見養馬匹中間率多奮迅驕躍不可控馭始知四方畜產土地所宜而牧事頹廢非法之過乃人之罪也臣曩為陝西按察司官彼時馬政已稱廢弛猶有馬七八千匹每歲給軍騎操猶可數百餘匹邇年以來該部屢經建白朝廷注意修舉奈何積習之弊難祛頹靡之勢轉甚查得該寺奏報冊內弘治十五年終實在馬三千八百一十四匹臣今點查見在止有前數則是半年之間又少馬一千五百三十四匹若皆委之天數則本處官員軍民之家私養馬匹不聞消耗若此與守非人其害豈可勝言

茶馬

洪武五年二月置秦州茶馬司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九百四十三株茶戶二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徵茶二兩無戶茶園令人薅種以十分爲率官取其一歲計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俟西番易馬從之

三十年四月四川巖州衛奏每歲河西等處番商以馬於雅州茶馬司定價每堪中馬一匹給茶一千八百斤令于碉門茶課司支給不惟番商往復路遠且給茶太多今且量減馬價移置茶馬司于巖州將碉門茶課司所至茶運至于此焉

至則驗馬之高下以茶給之詔茶馬司仍舊唯定其價上馬一匹與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番商有不願者聽

弘治十七年正月督理陝西馬政都御史楊一清疏臣親詣西寧洮州等衛地方選差撫夷官帶領通事分投撫諭各族番夷中納茶馬各族番官管其國師禪師各齎捧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得拜觀焉其額上篆文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臣恭宣皇上恩威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向稽首云這是〻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齎金牌來調止是一年

一次著我每將馬来換茶今後来調時天皇帝大法度在我
西番每怎敢違了臣於是乃知我聖祖神宗睿謀英畧度越
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
寧間乃有以茶易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
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
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
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
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蓋西番之為中國藩籬
久矣漢武帝圖制匈奴乃表河曲列肆郡開玉門通西域以
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

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為之世讐恐議其後
北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國初散處降番各分部落
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
以茶為價使知雖遠外諸番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
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
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狄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
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察之
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
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
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干托其所關係誠非細故臣乃

申嚴禁令嚴督所司緝捕私販根究株引不少假借茶徒稍
稍斂跡茶價頓增已而招諭番人遠近畢集稔惡如朶工黑
章咂者亦如期而至乃知中國之茶真足以繫番人之心而
制其命誠使私茶窩販一切禁絕不得通番不一二年番族
無茶不撫亦將自來調之寧敢不至臣仰承任使恒惧無補
以速罪尤深慮卻顧鄰釁一得之愚如此

附載御馬監

嘉靖七年十月户部奏勘過御馬監草場五十八處自公廨

所占及鹽宮脊聽之外計寛地二萬一千五百七十餘項葦
葦地及拋荒草地三千餘項歲可徵籽粒之萬二千兩有奇
各照莊田事例徵銀解部自今敢有違例奏請混占侵奪者
所司以實聞重治不貸

國子監

國子監在城東北隅按遼太祖時立南京太學而規制不可考金海陵天德三年始制國子監定制詞賦經義生百人小學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親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孫年十五以上者入學不及十五則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會課三日作論策一道季月私試如漢生制元世祖至元六年以金樞密院立國子學至二十四年定制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生員講授經旨究正音訓上嚴訓導之術下考肄習之業復設助教同掌與事而專守一齋正錄申明規矩督習課業凡讀書

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以其次傳習之講說則依所讀之序正錄伴讀亦以此而傳習之次日抽籤令諸生復說其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藁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錄附課簿以憑考校評衡又著諸生入學雜儀及日用節目命永為定式而遵行之

元國學有崇文閣即今彝倫堂祭酒吳澂記曰國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偏尚也廣延四方會碩之彥與共謀議遂能渾賛皇猷修舉百度文治浸浸興爲中統間命儒臣教胄子至元間備監學官成宗皇帝光紹祖烈相臣哈喇哈孫欽承上意作孔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子之西營建國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逮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　尚監學積藏經書宜得重屋以庋有旨俾今臺臣辦集其事乃於監學之北構架書閣四阿檐三重度以工部之引其崇四丈有一尺南北之深六尋有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年

夏經始六年冬讀成材木瓦甓諸物之直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煒然增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講行典禮賁飾太平文治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用詔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撰文臣澂次當執筆今上皇帝丕纘聖緒動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泰定元年春誕降俞音國子監立碑如臺臣所奏臣澂謹錄所撰之文以進臣聞若古有訓戡定禍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文武之興文各適所用然戡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緯天地則亘古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與天地相為經緯則亦與天地相為長久而可一日無

也哉我世祖烈〻用武日不暇給而汲〻崇文惟恐欲後尤其高識遠慮度越百王宏規遠範垂示萬世以爲聖子神孫法程夫豈常人所能測知蓋創業之初非武無以勘亂守成之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〻除則止文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之臣文治之臣苟非教習之有其素彼亦惘然孰知文之所以爲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暢文風涵育其人將與人主共治也斯文也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言動之儀倫紀之序事物理義之則禮樂刑政之具凡燦然相接煥然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載在方策不考古人之所以用世不知今日之

所以用世者也然則聖朝之崇文豈虛為是名也哉闡之所度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教設弟子員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則游居監學者濟濟然彬彬然人人聞乎言動之儀察於倫紀之叙博通乎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日輔翼吾君躋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其選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也若夫不能潛心方册真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涉獵乎淺末炫燿乎範華曾是以為文乎上之所以為世用者蓋不在是臣徵再拜稽首而獻頌曰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天戈所指如雷如霆聖聖繼承六合混一威命遠加王

胄出日神謀英畧敷遺後人征誅以義持守以仁既成武功
大闡文治遵道隆儒勵學講藝京師首善教胄設官孔廟巍
巍四方來觀執法之臣職務糾慝爰矢嘉謨稱我文德於廟
之西黌舍翬飛於黌之北傑閣雲齊其閣伊何有經有史廣
采旁羅有集有子昔在中古郝〻子文式克至今用宏茲賁
說〻多士被服聖術鳳翥鸞翔虎炳豹蔚維身之華維國之
光匡扶聖化上躋虞唐民物阜蕃禮樂明備允顯崇文昌運
萬世

明國子監即元之舊學在城東北洪武初改為北平府學永樂
仍為國子學又改為國子監正堂七間曰彝倫堂元之崇文閣

也中一間列爾幸學俱設座於此上懸勅諭五通東一間祭酒
公座面南司業座面西堂前爲露台々中爲甬路前至太學門
長四十三丈聖駕臨幸由之東西爲墀諸生列班於此後堂三
間東講堂三間西講堂三間藥房三間折而東爲繩愆廳三間
鼓房一間率性堂誠心堂崇志堂各十一間博士廳三間鐘房
一間修道堂正義堂廣業堂悉如率性堂六堂乃諸生肄業之
所東折而南爲廂房九間門一間西亦如之太學門三間門東
勅諭碑一通洪武十五年申明學制一通洪武三年定學規碑
一通洪武初年欽定永樂三年申明學規碑一通洪武十六年
并三十年欽定廟學圖碑一通廟學規制地界四至丈尺盡勒

焉正統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立外西東井亭一又東爲持敬門以入廟自中少北爲儲門以通啟聖祠土地祠及典簿典籍掌饌廳倉庫之路祭酒東廂亦由此入西井亭一又西爲退省號門自西少北爲廣居門以爲司業入廟及諸生入號之路牆内雜植槐栢共二十株前爲集賢門三間門前爲通衢東西牌坊各一題曰國子監東西牌坊各一題曰成賢街彝倫堂後齋明所九間格致誠正號每號計三十七間嘉靖七年作敬一亭御製聖諭共碑七座前爲大門題曰敬一之門祭酒廂房在亭東司業廂房在亭西會饌堂一所在監東北土地祠五門在饌堂門之右典籍廳五間在饌堂門之左典簿廳三間掌饌廳

五間退省號及廣居之門西為天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規矩
準繩紀綱法度九一十八號并退省房三連混堂淨房各一所
設官職事祭酒掌國學舉人貢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夷生
功勳臣教訓之事司業為之貳修古樂正成均之政令造明
體達用之學以孝弟禮義忠信廉恥為之本以六經諸史為
之業以升堂積分及格叙用之法而勵翼之不率者撻之不
悛徙謫之以廩餼膳師生以力役給廚膳以賜予示恩賚以
寧假悉人情以撥歷練吏事以考選汰冗濫歲中春秋上丁
日祀先師則總其禮儀上謁先師幸太學祭酒司業執經進
講有講章其屬有監丞坐繩愆廳參領監事諸師生怠教不

率教及膳廩不潔並糾懲書識之而監明其約束博士坐特士廳分經訓授助教學正學録坐正義崇志廣業修道誠心率性六堂專教誨嚴程課講説經義導約之規矩典簿典出納文移受支金錢為師生饌季報諸生課業徵書以聽於翰林院抄奏上典籍掌經史子集及制書掌饌掌飲食於是禮部翰林詹事春坊司經局若國子監官遞相通流而遷補因之獨華重矣

初建國學令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充國子學生於是有官民生之目自一品至七品皆得與叙蔭皆謂官生民生則郡縣中諸生論其秀而歲升之者也洪武三年始設科舉士五

年選會試下第年少質美者令入學皆曰民生當是時啟教
雖弘而任官不可易非從學登科則積分將至十餘載而後
得歷事授官成化初始詔三品大臣以上子孫許一人送監
照監例出身蔭而得舉復得以次子補蔭而自洪武來死王
事者之亂時有特蔭其經筵諸卿講導之臣有稽勞敘蔭遇
境大臣以功蔭皆曰恩生邊徼屬藩以及孫外君長嫡嗣
望遣子入學附之官生其勳戚習讀晰如洪武初令公侯伯
及武官子弟承襲者入國學肄業是時蓋二百餘人景泰天
順間戚畹諸公半子孫蔭已恩入監成化十年令公侯伯駙
馬初襲授者送監讀書習禮祭酒依學規教之不率者奏聞

明初歲報監生册即周人學士之版也每歲終總一歲諸生之數分舉貢官例楷官撥收開除實在之目具册以獻於天府

監規定監生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表一章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紕謬者無分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有輪差於內外諸司俾其習於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趨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游

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廩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事各司則俾習政法遇大比科舉許其就試國子師元時如許公衡蕭公鄭以布衣徵聘吳公澄以宋進士召用皆稱得人至明尤重其選特以碩舊宋公訥爲祭酒體統尊隆至宣成而後大儒輩出李公時勉羅公欽順陳公敬宗章公懋呂公柟分領南北師席講明理學久任有至二十餘年者稱極盛焉爰考當年凡所簡用或以內閣如宋公訥胡公儼或以尚書如李公敬陶公凱樂公韶鳳劉公崧或以侍郎如謝公鐸或以提學副使如蔡公清王公鴻儒王公雲鳳或以京卿如殷公邁屠公羲英成公憲或以給事中如

周公怡不循資格惟在得人至於章公懋以致仕僉事起補
祭酒公以父喪力辭特贈司業一員以待其終制也稱異數
故鄧氏函史贊是時官峻法守謹繩墨人尚禮教士之賢者
明經以窮理居敬以反身雖中庸之流亦奉訓承式不敢惰
鄉閭巷父兄長者亦知誦習小學性理通鑑諸書故風習最
淳